

馬克思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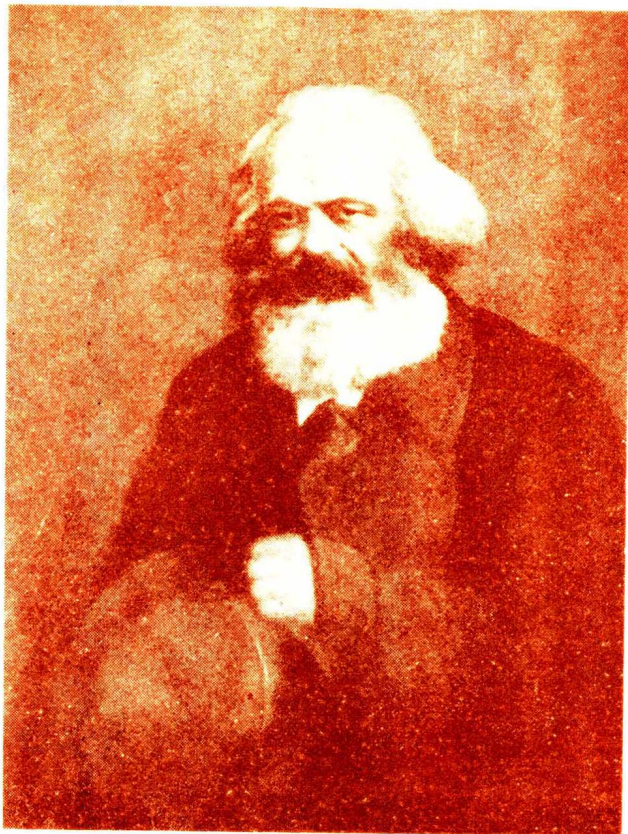
羅稷南譯

梅林著

馬克思傳

梅 林 著
羅 稷 南 譯

5W7361/01



Karl Marx -

英譯者弁言

這傳記的作者于一八四六年誕生在波麥耶尼亞的一個富裕底中產階級家庭裏曾經肄業于柏林大學和來比錫大學得到了後一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他底傾向自始是民主底和自由底，而且當他到了必須聽命于普魯士練兵官的愚弄的時候，他曾經離開普魯士去住在當時的「外國地」來比錫。這樣居心反叛使他和他底家族的關係破裂了。還在青年時代他就積極參加到公衆生活和當日底政治鬥爭裏面。二十五歲的時候，他是維斯（Friedo Weiss）和甲可伯（Johann Jacoby）所領導的一個民主派小團體的會員；這團體曾經有過足夠底勇氣在普法戰爭之後公開抗議卑斯麥兼併阿爾塞斯和洛崙。

梅林底主要活動是新聞記者底和文學底，許多年間他是重要底自由派和民主派報紙的撰稿人，後來是編輯。在他底全生涯中他有一種熱切底正義感，一感覺到不合理他就常常挺身而出。他曾經爲柏拉騰而反對海涅，爲拉塞爾和巴枯林而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爲斯乞委塞而反對伯伯爾，爲白恩斯坦而反對李卜克陶希，以及聯合盧森堡作了攻擊考次基和里阿札諾夫的一番輝煌底論戰。

本書讀者自然會看出他並不是常常站在天使方面的，但是他無論出現在什麼場所那並不是因爲他先已爲他自己研究過那些後果，而是因爲他自己底正義感以必然底邏輯迫使他如此的。

大約三十歲的時候，他變爲拉塞爾派的社會主義者，帶着反對歷史家徒里次克（Frischke）的一本書出現在競技場上了。在他攻擊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思的時候，那時期的社會主義是深染着民族主義底色彩的。

像許多出身於有產階級的善意底和自由精神底人們一樣，他懷抱着民主自由的原理和幫助工人的意願來參加工人階級運動，而且遭受了這樣參加所必不可免的挫敗與失望。然而，不像別人一樣，他並不由此而後退去休養他底受傷底尊嚴和怨嘆無產階級的不感謝，但是，被這初期底失敗所激動，他進而肉搏那問題，顯現爲馬克思主義者了。

一八九〇年他終於和他自己底本階級絕裂了。那時他是民主派底柏林民衆新聞（*Berliner Volkszeitung*）的主任編輯，在這報上他堅決反對卑斯麥底政策而且保衛還在反社會主義法令之下受迫害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們。他攻擊卑斯麥是極其有效底，而後者底回答是威嚇那些股東開除這可惡底批評家否則勒令停刊。依照着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德國資產階級絕望的那種卑怯的傳統，股東們背棄了防衛他們底經濟利益的他們底民主原理，於是梅林被犧牲了。四十四歲的時候他採取了邏輯底決定步驟，加入社會民主黨。

他底最偉大底文學活動時期由此開始。新時代，那時在考次基主編之下，發表過許多他底輝煌底論文，其中的名作於一八九三年集印成勒辛軼事，那古典底弗勒得力時代的普魯士歷史，這些論文曾經使恩格斯從倫敦寫信給考次基說他不能忍耐地期待着新時代的每一號新出版。從這些年一直到死，梅林底筆下產生過無數論文，關於哲學，文學，歷史，軍事及政治，使他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了最先進底地位。他底活動的主要場面是寫字台，但是無論如何他並不是安樂椅上的戰略家，而是隨時都配備着最銳利底武器的鬥士，而且他竭全力用牠打擊強大底敵人。

在前世紀末後幾年中，當白恩斯坦之流的修正運動破壞了社會民主組織中的革命底馬克思主義，而且用理論底外衣虛榮自賞的時候，梅林是站在前線猛烈攻擊那必然召致德國工人階級運動崩潰於一九一四

年中的政策的。在大戰的那幾年間他仍然忠於社會主義底國際主義的原理；不顧他底年邁，他在監牢裏住過好幾個月。聯合着蔡特金和盧森堡這些他樂於稱爲「社會民主運動中的真實人物」，他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高舉在英勇底斯巴達斯陣之中。他親歷過大戰後的初期階級鬥爭和革命工人們的失敗；他死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在他底七十三歲生日不久之後，這死當然是由於他底朋友盧森堡和李卜克內希被白色僱傭兵殺害之前一二天波及到他的恐怖浪潮所促成的。因爲他底死，德國文學失去了一個輝煌底作家和鋒利底批評家，德國工人階級失了一個偉大底歷史家和社會主義理論家，社會主義運動還不會產生過的最偉大底文人。

藝術底或別底才能也許是不適宜於歷史底研究的，但是歷史底條件却使那些才能變爲適宜於這種研究的了，而且除了他底歷史著作而外，梅林對於工人階級運動的最大勞績是他切實地把馬克思主義底歷史唯物論底方法應用在文化底和文藝底諸問題上。在這一方面他是一個拓荒者，因爲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進入這種園地，他們底時間幾乎全部從事於革命運動的更爲直接底經濟底，哲學底和政治底各方面。馬克思到底不會實行寫作專論巴爾扎克及其人間喜劇的志願，社會主義者將要怎樣長久地時常認爲何等遺憾呀？要敘述梅林在這一方面的重要性，沒有比盧森堡視他七十歲生日的那一封信更好的了：

「……這幾十年來你站在我們運動中的一個特殊崗位上，盡了別人所不能盡的任務。你是真正文化中的一切優點的代表。倘若德國無產階級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歷史底繼承人，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那末你是這遺囑的執行者。你曾經保存了一度燦爛底資產階級文化中的還有價值底各樣事物，把牠帶到被剝奪了社會繼承權者的陣營裏，傳授給我們。謝謝你底著作，德國無產階級不但密切接觸着德國古典哲學，而且也接觸

着德國古典文學，不但接觸着康德和黑格爾，而且也接觸着勒辛，席勒和哥德。你底輝煌底筆下的每一行都會經教導我們工人們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麵包奶油的問題，而是一種文化運動，一種偉大光榮底世界觀念形態。當社會主義精神再現于德國無產階級隊伍的時候後者底第一個舉動將要是捧起你底著作，享用你底終身工作的成果……今日，正當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把我們成羣出賣而回到統治階級的筵席上的時候，我們能夠輕蔑地大笑，隨他們去吧！我們已經爭取得資產階級最後還具有的精神，才能和德性的最優良者——弗郎·次爾林了。」

現在呈獻於英語讀者之前的這馬克思傳是梅林底著作的頂峯。這書的初版在一九一八年纔發行於德國，在軍事檢察官的可惡底長久延擱之後，後者是想阻止牠全部出版或祇許牠在閹割底形式之下出版的。無論那時期怎樣艱難牠底成功却是迅速的，連續再版了六七次，銷售了好幾萬部。一九三三年，在馬克思逝世五十週年的時候發行了一次新版，現在擺在讀者之前的這本書就是根據這新版譯出來的。在初版首頁梅林曾經標明「獻給克拉拉·蔡特金——馬克思精神的繼承者」，所以在美國初次出版的這譯本仍然遵從他底志願，雖然這時她也已經隨着她底老朋友梅林和盧森堡歸入那些永遠「照耀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胸中」的人們去了。

梅林死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時代以莫斯科馬恩學院為中心而開始，並且發現了他所不知道的許多事實。所以五十週年紀念版上就增添了一篇附錄，這是在梅林底老朋友和他底文學受託者弗依茲（Edward Fuchs）指導之下編纂而成的。這附錄，附在本書之後，敘述着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一切要點的闡明，尤其是關於拉塞爾和關於巴枯林的種種論爭，自從梅林死後。

本書的脚註是我加的，因為要使英語讀者更明白或許他不大清楚的典故，但是我曾經盡量減少牠們。卷末的著作編目不敢說是完備，但是希望牠將要有所助益於有志深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們。馬克思底某些著作還不會翻譯出來，但是已經逐漸少而又少，而且不久之後一切重要典籍都不會超出英語讀者能讀的範圍之外的。

介紹梅林給英語讀者的光榮降臨到我，我希望我可以被認為並不是不稱職的。然而，我覺得必須道歉的是我所譯的引來底各種詩詞，但是在這一點上我是能夠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自解的，因為繆塞也不會把韻文底天賦放在我底搖籃裏面。末了，我要感謝漢斯·格婁波夫博士(Dr. Hans Glaubart)和拍根(Frank Bud-ge)的各種友誼底幫助。

弗茲覺朗(Edward Fitzgerald)

阿姆斯丹特，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號。

著者自序

本書有牠自己底一段小歷史。當建議發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的時候，馬克思底女兒洛拉·拉伐格夫人，提出一個她贊同這建議的條件，要我作她底代表參加編輯工作。二九一零年十一月十號她寫信來允許我作一些我認爲必要底註釋，說明或修改。

其實我並不會使用過這種特權，因爲並無重要異議發生於編輯人們之間，即編輯伯恩斯坦和我自己之間——伯爾不過把他底名字放在這工作上而已。我既沒有機會，也沒有權力，自然更沒有存心依照拉伐格的意旨去干涉他底工作，除非有確實而急需底理由。

然而，在編纂這通信集的長久工作期間，我在學習時代所獲得的關於馬克思的知識融會貫通起來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要把牠組織成一種傳記，尤其是當我知道拉伐格夫人會喜歡這計劃的時候。我取得了她底友情和信任並不因爲她以爲我是她底父親的最博學最賢明底弟子，而是因爲她覺得我對於他底性格曾經有過最深底考究而且或許能夠把牠描寫得最清楚吧。在談話中和通信中她往往使我相信她底家庭生活的許多半已遺忘的紀念曾經由於我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中的敘述而重新顯活起來，尤其是在我所發表的遺文集，而且由於我底著述她常聽見她底父母說過的許多姓名都從模糊底存在顯現爲分明底實體了。

不幸，這崇高底婦人在她底父親和恩格斯的通信集出版之前久已死了。在她自願脫離生活之前幾小時，她寄給我一通友好底遺書。她囑咐着她底父親的宏偉性格；我對於她的感謝是超過墳墓的，因爲她信託我發

表許多他底珍貴底遺著，絲毫沒有干預我底任何批評底判斷的意圖。例如，她把拉塞爾給他底父親的信都交給我，雖然她從我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上知道我怎樣用力替拉塞爾反駁馬克思。

當我開始實行寫作馬克思傳的志願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陣營中的兩位衛道的健將就不能表示一點這心胸博大底婦人的寬宏氣慨。他們竭力吹起義憤的號角了，因為我在新時代上敘述馬克思與拉塞爾和與巴枯林的關係有一兩處竟敢首先不向黨中流行底傳說叩頭。

最後，考次基斥責我在大體上『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辜負了』拉伐格夫人的委託。當我固執着實行寫下去的時候，他甚至用了新時代的六十多頁名貴篇幅來攻擊我。在這攻擊之中里阿札諾夫曾經竭力證明我犯了最卑劣底背叛馬克思的罪惡，夾帶着祇有發昏纔會那樣胡塗的滔滔詈罵。由於爲了禮貌而不願說出牠底真名字的那麼一種感情，我曾經任隨這些人說到底去吧，但是我應該對我底讀者聲明：我對於他們底精神底恐怖行爲並不會絲毫讓步，而且我在本書中敘述馬克思與拉塞爾和與巴枯林的關係是嚴格遵照史實的準確性來處理的，並不理會黨中流行底傳說。當然，在這樣作的時候我也曾經避免任何爭論。

我底讚美和我底批評——這兩者在任何好傳記中必定有同等地位——都集中在一個偉大人物上，這人論到他自己最愛說的話是『人情底事沒有一件對於我是生疏的。』當我從事這著作的時候我規定給我自己的任務是表現他底一切崢嶸雄壯底偉大性。

我底目的決定了我達成牠的方法。一切歷史底著作同時是藝術和科學，而且這尤其適用於寫傳記。我一時不能記起什麼素材首先發表這奇怪底意見：美學底考究在歷史科學的殿堂中是沒有地位的。而且我必須坦白供認——或許這是我自己應該羞愧的——我厭惡資產階級社會倒不如厭惡那些粗暴底思想家們那

麼深刻他們因為要毀謗可敬底弗爾太，說這祇有一本正經底可厭文體纔是可以容許底文體。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大約是和我一致的。對於他所喜歡的古希臘人，他曾經把克里阿（Clio）算作九個繆塞之一。真理是祇有輕侮繆塞的人纔是繆塞所輕侮的人。

倘若我可以假定讀者贊同我底著作所擇取的形式，那麼我還必須請求稍稍原諒牠底內容。纔一開端我就遇着一種無可奈何底必要：防備這書發展得太大，同時要把牠保持在至少是較為進步底工人們所能理解的限度之內。現在呢，牠已經發展到比我原來的計劃更長了一半了。我常常被迫而把一行緊縮為一個字，一頁緊縮為一行，一章緊縮為一頁。當我分析馬克思的科學著作的時候尤其苦於這種外來底壓迫，而且因為預防對於這事的任何疑惑，我刪掉了一個大作家的任何傳記所慣用的副題中的第二項目：「他底生活和著作。」無疑的，馬克思的無比底高度多半是因為思想的人和行動的人在他是不可分割的聯貫着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更無可疑的是鬥士的他往往勝過思想家的他。社會主義的偉大底先驅者們全都同意這一點；如拉塞爾所說，祇要行動的時機一到他就要何等高興地放下他所知道的一切不寫的馬克思的終身信徒們，三四十年以來沉思冥想過他底著作的每一逗點的人們，到了他們可以而且必須像馬克思一樣起而行動的歷史時機却全然失措了。他們祇是搖來搖去，好像在狂風中吱吱喳喳的占風標似的。

不過，我並不願裝出自以為是請來指示繪別人馬克思所領有的浩大底智識疆域的神氣。例如，因為要給與讀者一種明白適當的馬克思底資本論第二卷的概觀，我曾經請求我底朋友盧森堡的幫助，而且因為

(Vol. II) 法國大革命前的思想

(Muses) 術文藝美術之神

她底慨然允許他也許要像我一樣感謝她的。本書第十二章第三節「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她寫的。

我歡喜我能夠把她底珍貴作品收編在我底書裏面，而且我同樣歡喜我們底朋友蔡特金允許我在她底旗幟之下把我底小船駛入滿潮底海裏。這兩位婦人底友誼對於我是一種無上底安慰。當着洶湧底狂濤已經把那麼些「社會主義的英勇堅決底先驅者」像秋風裏的枯葉似的掃蕩掉的時候。

梅林 (Franz Mehring)

柏林，斯退格里茲鎮，一九一八年三月。

年表

1
7
一八四五·四八

一八四五

一八四四

一八四三·四五

一八四三

一八四二·四三

一八四一

一八三八

一八三一
一八三五

一八三五·三六

一八三六·四一

(五月五號)馬克思誕生於居里。

畢業於居里高級中學。

在邦恩大學學習法律。和燕尼女士訂婚。

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歷史和哲學。開始研究黑格爾。加入少年黑格爾派。波爾、盧登、傑米、陽和戈本等。初次文藝習作(詩及其他)。

馬克思底父親死了。

畢業於萊那大學。

投稿於戈龍尼萊因新聞。後來任編輯。與路格合作。

與燕尼結婚。

旅居巴黎。

與路格共同發行德法年刊。投稿於巴黎前進(伯恩斯坦和貝那士主持)研究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結交海涅、普魯東等。初次會見恩格斯。研究經濟學和哲學。

基佐應允普魯士政府的請求把他逐出巴黎。

旅居布魯舍爾。與恩格斯合作神聖家族和德意志觀念形態(和黑格爾派、費爾巴哈、斯

一八四七

丁納爾及「真正社會主義者」論戰。投稿於社會之鏡，維斯特伐倫汽船和德文布魯舍爾新聞。

一八四八

和維特林會見並且討論。和普魯東論戰，作哲學的貧困。加入共產主義者同盟，講演保護貿易，自由貿易，工銀勞動和資本。與恩格斯同被委任起草共產黨宣言。

一八四八·四九

共產黨宣言出版。被逐出布魯舍爾。改組共產主義者同盟（恩格斯，斯卡伯，烏爾伏，斯蒂方·波恩等）。

在戈龍尼任新萊因新聞編輯。會見拉塞爾和弗利里格來士。游歷維也納對維也納工人協會演講。

一八四九

被控違犯出版法及煽動武裝叛亂，旋由戈龍尼檢察官宣告無罪開釋。馬克思被逐出戈龍尼，新萊因新聞停刊。代表德國民主黨出席巴黎民族會議。被逐出巴黎。

一八四九·八三

流寓倫敦。

一八五〇

恩格斯到倫敦，然後到曼普斯特。發行新萊因評論。對倫敦工人教育協會演講。最小底兒子死了。

一八五二

最小底女兒死了。擔任紐約民聲通信員（一直到一八六一年）。投稿於大憲章派的報紙。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與德國流亡者爭論。戈龍尼共產黨案。路易拿破崙的霧月十八。

一八五五

馬克思底兒子愛加死了。

一八五七·五八

編纂美國新百科全書。和拉塞爾通信。

一八五九	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投稿於倫敦的羣衆。
一八六〇	與佛格特論戰。
一八六一·六二	投稿維也納自由報。
一八六一	重返德國。在柏林會見拉塞爾。
一八六三	拉塞爾建立全德工人聯合會。
一八六四	拉塞爾死。在倫敦聖馬丁堂中成立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起草成立序言。威廉·烏爾伏死。
一八六五	與斯乞委塞底社會民主短期合作之後脫離全德工人聯合會。講演價值價格和利潤。
一八六六	敦國際會議。
一八六七	日內瓦第一次國際大會。先驅是國際的機關報。
一八六八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洛桑校第二次國際大會。
一八六八·六九	布魯舍爾第三次國際大會。巴枯林建立國際社會民主聯盟。
一八六八·六九	西歐中歐罷工運動盛行。
一八七〇	伊森那赫德國社會民主勞工黨大會。巴斯勃第四次國際大會。關於巴枯林的機密通告。
一八七一	國際理事會對於普法戰爭的宣言。恩格斯定居於倫敦。
一八七二	巴黎公社。國際理事會宣言。法蘭西內戰。倫敦第二次國際會議。與來比錫民團報合作。
	海牙國際大會。開除巴枯林。國際理事會移至紐約。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演說。

- 一八七三 作反對巴枯林的小冊子。社會民主聯盟和旅行家國際協會。馬克思患重病。
- 一八七五 德國各勞工黨派在戈達合併。馬克思作戈達綱領批評。
- 一八七六 巴枯林死。
- 一八七七 與恩格斯合作反杜林論。
- 一八七八 德國宣佈反社會主義法令。
- 一八七九·八三 馬克思患病。
- 一八八一 馬克思夫人燕尼死。
- 一八八二 旅行至阿格斯和法國。馬克思女兒燕尼死。
- 一八八三 (三月十四號) 馬克思死。
- 一八八五 資本論第二卷出版。
- 一八九四 資本論第三卷出版。
- 一八九五 恩格斯死。

麼深刻他們因為要毀謗可敬底弗爾太，說道祇有一本正經底可厭文體纔是可以容許底文體。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大約是和我一致的。對於他所喜歡的古希臘人他曾經把克里阿（Créon）算作九個繆塞之一。眞理是祇有輕侮繆塞的人纔是繆塞所輕侮的人。

倘若我可以假定讀者贊同我底著作所擇取的形式，那麼我還必須請求稍稍原諒牠底內容。纔一開端我就遇着一種無可奈何底必要防備這書發展得太大，同時要把牠保持在至少是較爲進步底工人們所能理解的限度之內。現在呢，牠已經發展到比我原來的計劃更長了一半了。我常常被迫而把一行緊縮爲一個字，一頁緊縮爲一行，一章緊縮爲一頁，當我分析馬克思的科學著作的時候尤其苦於這種外來底壓迫，而且因爲預防對於這事的任何疑惑，我刪掉了一個大作家的任何傳記所慣用的副題中的第二項目：『他底生活和著作。』無疑的，馬克思的無比底高度多半是因爲思想的人和行動的人在他是不可分割的聯貫着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更無可疑的是鬥士的他往往勝過思想家的他。社會主義的偉大底先驅者們全都同意這一點；如拉塞爾所說，祇要行動的時機一到他就要何等高興地放下他所知道的一切不寫的馬克思的終身信徒們，三十四年以來沉思冥想過他底著作的每一逗點的人們，到了他們可以而且必須像馬克思一樣起而行動的歷史時機却全然失措了。他們祇是搖來搖去，好像在狂風中吱吱喳喳的占風標似的。

不過，我並不願裝出自以爲是請來指示給別人馬克思所領有的浩大底智識疆域的神氣。例如，因爲要給與讀者一種明白適當的馬克思底資本論第二第三卷的概觀，我曾經請求我底朋友盧森堡的幫助，而且因爲

① (Vol aire) 法國大革命前的思想。

② (Muses) 術文藝藝術之神。